李达直谏毛泽东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去湖北,曾多次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晤谈。

毛泽东第一次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哪个?”“你猜。”毛泽东莞尔一笑。梅白想了想说:“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第一次见毛泽东时,他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连连“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跟上来。毛泽东见状制止说:“你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按:中共‘一大’上,李达被推选为中央宣传局主任)现在我喊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二人入座后,李达面有愧色地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道:“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送走李达以后,梅白问毛泽东:“您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把您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1958年,我国掀起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全国性的“大跃进”高潮。那一年,适逢毛泽东在武汉考察。李达便让当时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梅白陪他去见“润之”。李达一见毛泽东,并不寒暄,劈头便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证明。

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经过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便碰了碰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

不料,这个动作被毛泽东发现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了。你承认不承认?”

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梅白见天色已晚,就叫卫士长李银桥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

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度,我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

梅白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差点与李达干起来,但我还是压制。”毛泽东带着自责的口吻接着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梅白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毛泽东听后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但耳不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还叫梅白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达了上述意见,李达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摘自《今参考》

一个“装”字

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玩了一回“杯酒释兵权”的把戏,便解除了将他黄袍加身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人的兵权。紧接着,赵匡胤起用张琼担任殿前都虞侯这一重要军职,但仅过了两年,这位救过赵匡胤性命、性情耿直的都虞侯便遭人诬告,最后被迫在狱中自杀身亡。之后,这一要职由既没有战功也没救过皇帝性命的杨信顶替。

杨信上任不久,就突发哑病,口不能言。好在杨信有个贴身家童能够准确“破译”杨信的哑语,每当杨信入朝上奏,或传令军中,只需杨信手掌比划几下,家童就能把杨信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丝毫不影响杨信运转自如地掌控军队。于是赵匡胤更加信任杨信,不仅保留了杨信的官职,而且于翌年授予杨信节度使一职,后又将殿前司的高级职位也交给了他。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哑了11年的杨信竟然在临死的前一天奇迹般地“康复”了,向前来探望他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匡胤弟弟)声情并茂地表达了他深切感念两朝的知遇之恩。

至此,时人才知道,原来杨信在装哑,为了避免其前任的覆辙而装哑。事实上,杨信“装”成功了,而且“装”来了荣华富贵,“装”来了大权在握,并得以善终。

如果说宋朝的杨信装哑装得“精彩”,那么清代的王文韶装聋也装得“奇妙”。王文韶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在地方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官运亨通,显赫一时。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王文韶一进入清廷权力中枢军机处后,就“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执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文韶意见如何,他莞尔而笑,不做答复。西太后再三追问,他仍笑而不答。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他仍笑如前。

很显然,王文韶装聋意在躲事避风头,首鼠两端,谁也不得罪,以此来避免被同僚倾轧。但与杨信装哑不同的是,王文韶的装聋被人识破了,并因其圆滑模棱至极,被讥为“琉璃球”、“琉璃蛋”。但识破归识破,讥讽归讥讽,王文韶做官却做得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只升不降。

可见,在专制政体下,官员要保命保官保富贵,就得装,像杨信那样装哑,像王文韶那样装聋。由此,封建官场才形成蔚为壮观的“装”文化、“装”技巧、“装”艺术,譬如被视为官场“宝典”的“多磕头,少说话”即是一个生动的明证。

摘自《羊城晚报》

这些古人姓什么

孟姜女 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即“孟”;其姓在后,即“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辞海》载:“孟姜,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后人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杞梁’,并演变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俞伯牙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俞伯牙姓什么?姓伯。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高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少善听音,故日为世无足为鼓琴也。”王昕《漫说“三言”“二拍”》:“‘伯’是姓,‘牙’是名,或者也写作‘雅’;‘钟’是姓,‘期’是名,‘子’是通用的敬称。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伯牙、钟期,而非俞伯牙、钟子期。”

柳下惠 以“坐怀不乱”著称的柳下惠,曾担任鲁国的大夫。柳下惠姓什么?姓展。《辞涤》载:“柳下惠,即展禽。展氏,名获,字禽。食邑在柳下。谥惠。”

叶公 “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习过,叶公姓什么?姓沈。他叫沈诸梁,因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为尹,故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全唐诗》中收有著名诗人李百药的作品《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

周公 《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在礼制方面取得成就的高度认可。周公姓什么?姓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工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名周公。

褒姒 “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众人皆知,其中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姓什么?姓姒。因其为褒人所献,故名褒姒。《辞海》载:“褒姒,褒国(今陕西勉县东)人,姒姓。”

鲁班 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鲁班姓什么?姓公输。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人们常叫他鲁班。

商鞅 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姓什么?姓公孙。《辞海》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

郑和 郑和下西洋为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姓什么?姓马。《辞海》载:“郑和,明宦官,航海家。本姓马,原名文和,小字三保。回族,明初入宫做宦官,从燕王起兵,赐姓郑。”

弈秋 《弈秋》是《孟子》中的名篇。弈秋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围棋高手,并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围棋教育的名人。弈秋姓什么?清代著名学者焦循在《孟子正义》里作有说明:“古之以技传者,每称之为名,如医和、卜徒父是也。此名弈秋,故知秋为其名,因通国皆谓之善弈,故以弈加名称之。”《通志·氏族略》中写道:“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弈秋的姓氏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由此想到像医和、卜徒父、庖丁、优孟等人,他们的名字就是在各自所从事的职业或具有的专长之后加上名所构成。

摘自《名家讲坛》

最后的“别姬”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梅兰芳不唱戏了,他回北平处理完家务准备南归,此时,杨小楼也不唱戏了,他要到乡下去。二人见了最后一面。

梅兰芳在他的自述里这样写过杨小楼:“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是爱国的志士。1936年春天,伪冀东长官殷汝耕在通县过生日,兴办盛大的堂会,到北京约角。当时我在上海,不在北京,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杨小楼。当时约角的人以为北京到通县乘汽车不到一小时,再加上给加倍的包银,杨老板一定没有问题,谁知竟碰了钉子。1936年,我回北京,见面时我说:‘您现在不上通县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先生说:‘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七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

那时杨小楼身体已经不太好,世道无常,两个人大约都有了此后不能相见的戚然。

于是,两位大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们一起唱了一折戏,没有化装,只是清唱。

他们唱的这折戏,是《霸王别姬》,杨小楼唱霸王,梅兰芳唱虞姬。

没有人录下这段戏,所以我们不知道当时是怎样的情状,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国破了,家亡了,官员和将士们都跑了,只剩下了两个伶人,一出“别姬”。

此一别之后,杨小楼果然不再演出了,1938年因病逝世,享年60岁。

京剧《梅兰芳》使用过这段史实,剧中杨小楼的一句台词给人印象极深:“终不能演了一辈子的忠孝节义,末了要在日本人的手里讨饭吃。”

摘自《那些中国人》

春天是我的品质

顾晓蕊

朋友聚会,席间,他讲起一件往事。他乘中巴车回家过年,雪纷纷扬扬地下着,道路变得湿滑难行。行至中途,雪越下越大,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敲打着车窗,他心里有些隐隐的担忧。意外还是发生了,车沿着山路下坡时,翻到路边的深沟里。

他感到天旋地转,稍后,知道发生了车祸。他觉得头痛欲裂,听见周遭尖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有人高声喊道:“已打电话求救了,大家坚持一会儿。”他巡视四周,见离他半米远处,年轻的女孩呼吸紧促,脸色蜡白如纸。他忍着疼痛把她拉出车外,说:“医护人员很快就到……”

风裹着雪,一阵阵迎面扑来,仿佛天上的云彩被撕成了碎片。女孩冻得缩成一团,他脱下棉衣,裹到她的身上。他冷得浑身打战,断断续续地说:“快到了……再等等……”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医护人员来到事故现场,他已冻成了“冰人”。随后,两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听到这里,同事辉好奇心顿起,追问:“那位姑娘是谁?同乡?还是女友?”我们以为凡事有因才有果,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他。他憨厚地笑了,说:“我与她并不相识,只是恰巧遇上了,但愿她现在一切都好。”原来,这份小小的义举,只是出自善良的本能。

辉讲起他旅游时的一段经历。那年他到黄山旅游,参加当地的旅行社,队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散客。有位老者登山时扭伤了脚,辉主动提出帮他背行李,老人爽快地把背包交给辉。辉轻轻地搀扶着老人,跟随团队往前走。

闲谈中得知,老人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而辉是位文学爱好者。这一路上,两人谈文学,谈写作,聊得十分投机。辉说:“我提出帮他背包时,他那么信任地把包交给我,还跟我谈了许多创作心得,让我受益匪浅。”当我们付出善意时,往往也被善良感动着。

我想起了一位博友——林林,他毕业于某名牌大学,“80后”青年才俊。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许多好的就业机会,投身于民间慈善事业。他与社友一起组办慈善募捐活动,踏着泥泞的山路帮扶贫困家庭,向山区的孩子捐衣赠书。

面对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神,他经常掏空身上所有的钱。为了维持日常的开支,他甚至还打了两份零工。这种拮据的状况,他坚持了三年。后来,他将自己化作一粒种子,落到贫瘠的土地上,成为了一名支教老师。

他的博客点击率很高,有赞同、喝彩,也有不解与嘲讽。有位文友留言: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应当有更好的发展,你不觉得耽误前程吗?还是仅仅为了虚名。面对别人的质疑,他引用海子的诗作答——春天啊,春天是我的品质。

我一下子就被这句话击中,心里涌起阵阵热浪。记得看过这样一句话:同样是人心,有的能装下大海,有的只能装下一己悲欢。只有那些内心充满仁爱的人,才能坦然而自信地宣称:春天是我的品质。

摘自《青年博览》

野味读书

孙 犁

我一生买书的经验是:

一、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

二、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女店员,不如男店员。

我曾寒酸地买过书:节省几个铜板,买一本旧书,少吃一碗烩饼。也曾阔气地买过书:面对书架,只看书名,不看价目,随手抽出,交给店员,然后结账。经验是: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河间工作,每逢集日,在大街的尽头,有一片小树林,卖旧纸的小贩,把推着的独轮车,停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坐在地上吸烟。纸堆里有些破旧书。有一次,我买到两本《孽海花》,是原版书,只花很少钱。也坐在树下读起来,直到现在,还感到其味无穷。

另外,冀中邮局,不知为什么代存着一些土改时收来的旧书,我去翻了一下,找到好几种亚东图书馆印的白话小说,书都是新的,可惜配不上套,有的只有上册,有的只有下册。我也读了很久。

我在大官亭做土改,有一天,到一家扫地出门的地主家里,在正房的满是灰尘的方桌上面,放着一本竹纸印的《金瓶梅》,我翻了翻,又放回原处。那时纪律很严,是不能随便动胜利果实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明版书。贫农团也不知注意,一定糟蹋了。

冀中导报社地上,堆着一些从纪晓岚老家弄来的旧书,其中有内府刻本《全唐诗》。我从里面拆出乐府部分,装订成四册。那时,我对民间文艺有兴趣,因此也喜欢古代乐府。这好像不能说是窃取,只能说是游击作风。那时也没有别的人爱好这些老古董。

至于更早年代的回忆,例如在北平流浪时,在地摊上买一些旧杂志,在保定紫河套买一些旧书,也都有过记述,就不再多说了。

前代学者,不知有多少人,记述在琉璃厂、海王村、隆福寺买书的盛事。其实,那也都是文章,真正的闲情、乐趣,也不见得就有那么多。只是文人无聊生活的一种点缀,自我陶醉而已。不过,读书与穷愁,总是有些相关的。书到难得时,也才对人有大用处。

“文革”以后,我除红宝书外,一无所有,向一位朋友的孩子,借了两册大学汉语课本,逐一抄录,用功甚勤。现在笔记本还在手下。计有:《论语》、《庄子》、《诗品》、《韩非子》、《法言》、《汉书》、《文心雕龙》、《宋书》、《史通》等书的片断,以及一些著名文章的全文。自拥书城时,是不肯下这种功夫的。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

所以,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阵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读书究竟有用无用,这是很难说清楚的,要看时势和时机。汉高祖在攻打天下的时候,主张读书无用论。他侮辱书生,在他们的帽子里撒尿,这是做给那些乌合之众、文盲战士们看的,讨得他们的欢心,帮他打天下。等到做了皇帝,又说“过去为非”,自己也读书也做文章了,这也是为了讨好那些儒生,帮他安定天下,才这样做的。

总之,读书一直被看作一种功利手段,因此,读书人也就只能碰运气了。

摘自《读书文摘》

冬阳·童年·骆驼队

林海音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就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地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戴上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幼稚的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嘛,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的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儿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摘自《城南旧事》

如水的朋友

孟庆果

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初见时,言语不多,表情恬淡,甚至有些冷漠。

他总是喜欢躲在房间的角落里,静静地倾听朋友们的不同见解,却极少发言,那淡淡的微笑,不会给你留下多少印象,有时甚至让人忽略他的存在。

交往时间久了,才了解他的内涵丰富,他的成熟稳健。他总是在人们叽叽喳喳争吵辩论之后,浅浅地笑着、叙述着,慢条斯理地总结着,他的思路清晰,言语有据,让人迅速从麻乱的事务中,整理出一条明朗的脉络来。这样的人,似一泓清水,娴静,淡然,与世无争,与他交往,似用井水慢慢沏着一杯清茶,茶香袅娜,茶味悠远,滋润肺腑,令你久品不忍释手。

这样的朋友,在你春风得意时,他躲在僻静处默默欣赏你的辉煌,假使你送他鲜花,他不喜不怒,不谦卑,不自傲,只把对你的祝福悄悄藏在心底,却在无人处,提醒你要脚踏实地,切不可妄自尊大。他言语不多,却句句真情,他态度诚恳,却不掺功利,时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给你忠告,却不逆耳。

当你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在第一时间里给你送去关怀,也许是一本书,也许是一杯水,也许是一条擦泪的毛巾,也许是一句低声的问候,也许,仅仅是眼神的鼓励。而当你身边亲友渐多,温情环抱时,他已悄然离去。

当你左右为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人,肯定是他,他能读懂你的忧伤,也明白你的需要,他知道你身处的环境,也了解你性格中的特质,他给你出的主意往往是最切合实际,也是最行得通的。

蓄了一池清水,他永远那么从容淡定,平和娴静,深思熟虑,波澜不惊,在旁人眼里,他的生活按部就班,不够精彩;事业平淡静泊,不够上进;理想埋在心里,不够远大。但也正是这种人生态度,造就了他的与众不同,他的清高,他的品性独特。也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你与他的友谊。如汩汩清泉,绵延不绝,不与天争,不与地争,不与人争,随遇而安,却又不丧失自我。

腹有诗书气自华。

才美不外现,已难能可贵,大智若愚,更属难得。

这种朋友,像平静的湖面,微风吹过,漾起一圈涟漪,但那种恬静,那种清逸,常令你耳清目爽,心旷神怡。这种朋友,可遇而不可求,得此挚友,是你一生的造化。

摘自《思维与智慧》